

Once upon a Time in Beijing

有风在午夜的城市吹起 我想你

北京，北京

冯唐 著



北京，北京

冯唐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 北京 / 冯唐著. --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339-4866-5

I. ①北…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09992 号

责任编辑 金荣良

书籍设计 朱镜霖

封面插图 星 野

北京, 北京

冯唐 著

出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果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820mm × 1150mm 1/32

字数 171 千字

印张 9

印数 1—40,000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978-7-5339-4866-5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 01. 北京燕雀楼 大酒 _ 1
- 02. 七年之后 丹参 _ 18
- 03. 北方饭店 菜刀 _ 33
- 04. 陆军学院 第一眼 _ 46
- 05. 北大游泳池 烧红成肉 _ 62
- 06. 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 _ 80
- 07. 保卫祖国 八次列车 _ 87
- 08. 无性之爱 夏利车 _ 103
- 09. 石决明 JJ 舞厅 _ 112
- 10. 翠鱼水煮 七种液体 _ 122
- 11. 妖刀定式 素女七式 _ 138
- 12. 麦当劳 命令与征服 _ 154

13. 宁世从商 海南凤凰饭 _ 168

14. 王七雄 牛角面包 _ 181

15. 韩国烧酒 乳房自查 _ 195

16. 玻璃烧杯 仙人骑鸡 _ 210

17. 三大酷刑 七种固体 _ 223

18. 汉显呼机 可乐罐测试 _ 235

19. 三日 十四夜 _ 245

20. 北京小长城 大酒 _ 259

附录一：初版后记 _ 267

附录二：2015 版序 _ 271

01. 北京燕雀楼 大酒

1994年，北京的一个夏夜。我说：“我要做个小说家，我欠老天十个长篇小说，长生不老的长篇小说。佛祖说见佛杀佛见祖呵祖，我在小说里胡说八道，无法无天。我要娶个最心坎的姑娘，她奶大腰窄嘴小，她喜欢我拉着她的手，听我胡说八道，无法无天。我定了我要做的，我定了我要睡的，我就是个中年人了，我就是国家的栋梁了。”

我肚子裡的啤酒顶到嗓子眼儿，在嗓子眼儿上下起伏，摩擦会厌软骨。它们带着胃酸的味道，它们大声叫嚷着：你丫不要再喝了，再喝我们他妈的就都喷出来了。在啤酒造成的腹压下，我不能再喝了。根据今晚的酒局规则，我有权选择不喝酒，选择说一句真心话，一句和老妈都不会轻易说的真心话，代替一杯啤酒。

手腕用力一扭动，放倒在柏油路上的空啤酒瓶陀螺一样旋转，和路上的小石子摩擦，发出“嘎嘎”的声音。啤酒被死死冻过，刚穿过喉咙的时候还有冰碴，轻轻划过食管。喝的过程中，酒瓶子外面挂了细密的水珠，纸质商标泡软了，粘贴不

牢的边角翻卷起来，随着酒瓶的旋转，摩擦地面，变得面目不清。十几圈之后，酒瓶慢慢停下，瓶口黑洞洞地指着我。妈的，又是我输了。开始的时候口渴，拼得太猛，我已经喝得有些高了，不知道今晚的酒局还有多漫长，说句真话吧，能躲掉一杯是一杯。

二十四瓶一箱的十一度清爽燕京啤酒，一块五一瓶，不收冰镇费，全东单王府井，就这儿最便宜了。要再便宜，得坐公共汽车北上四站到北新桥。那儿有些破旧热闹的小馆子，燕京啤酒一块三，可是菜实在太差，厕所就在隔壁，京酱肉丝和屎尿的味道一起呛腌鼻毛。现在第二箱燕京啤酒开始。

春末夏初，晚上十二点过一刻，夜淡如燕京清爽啤酒，东单大街靠北，灯市口附近的“梦幻几何”、“凯瑟王”、“太阳城”等几个夜总会生意正酣，门口附近的小姐们，细白大腿穿了黑色尼龙网眼丝袜，发出闪亮的鳞光，在昏暗的街道里鱼一样游来游去，如同小孩子手上拎着的罩纱灯笼，细白大腿就是摇曳的蜡烛。东单大街上，除了这几家夜店，还有个别几家服装专卖店依稀透出灯光，基本上暗了。

燕雀楼门口的行人便道上，支出来四张桌子。我，小白痴顾明，小黄笑话辛夷，三个人坐在最靠马路的一张。桌子上的菜盘子已经狼藉一片，胡乱屎黄着。堆在菜盘子上的是一盆五香煮小田螺和一盆五香煮花生，堆在菜盘子周围的是五香煮小田螺和五香煮花生的壳儿，胡乱屎黑着。小田螺和花生都是时

令新收，小田螺是带着土腥的肉味儿，花生是带着土腥的草味儿。如果盆里还有田螺和花生，杯子里还有酒，我的手就禁不住伸出去不停地剥来吃，勉强分出田螺壳儿和田螺肉，已经分不出田螺肉和不能吃的田螺内脏。田螺内脏吃到嘴里，不是肉味，不是土味，全是腥味。

桌子原本是张方桌，折叠镀铬钢管腿，聚合板的桌板贴了人工合成的木纹贴面，像湖水波纹一样荡漾。黏合胶的力量有限，吃饭的人手欠，老抠，靠边的地方都翘了起来，露出下面的聚合板。桌面上盖了张塑料薄膜的一次性桌布，轻薄软塌，风起的时候随风飘摇，没风的时候耷拉下来，糊在吃饭人的腿上，糊塌了腿毛，糊出黏汗，间或引导桌面上漫无目的晃悠的菜汤汁水，点点滴滴，流淌到裤裆上，油腻黏滑，即使以后裤子洗干净，还有印子。酒菜瓶盘多了，花生壳螺壳多了，放不下，又没人收拾，将方桌四边藏着的板子掰起来，就成了圆桌，立刻多了三分之一的地方，酒瓶子继续堆上来。

辛夷说：“厚朴所有的浅色裤子，靠近裤裆的地方都是这个样子，点点滴滴，带着洗不掉的印子，日本地图似的，一定是自摸过度，而且最后一瞬间抽搐的时候手脚笨拙，留下洗不掉的痕迹。”我说：“辛夷，你丫变态啊，看人那个地方，看的还是个男人，那个男人还是厚朴。”

凳子是硬塑料的方凳，白色，四脚叉开，没有靠背。开始，我们还能撅着屁股，弓着腰，在喝之前热烈地碰一下瓶

子。一箱二十四瓶之后，我们三个各自给后背找了个靠头儿，两腿叉开，上身倾斜，让膀胱和肾的物理压力最小。

小白痴顾明背靠一根水泥电线杆子，头皮顶上的电线杆子贴着张老军医的小广告：中医古法家传汤药西医特效注射针剂治疗尿道炎阴道炎淋病梅毒尖锐湿疣单纯疱疹，专治软而不挺挺而不坚坚而不久久而不射射而不中。纸质轻薄，半透明红黑两色印刷。

小白痴顾明是从美国来的留学生，到北京时间不长，穿着还是在美国时的习惯，天气刚暖和一点，老早就换上了大裤衩子和圆领衫，厚棉袜子和耐克篮球鞋，袜子和裤头之间露出一截包括膝盖的大腿和小腿，腿上间或有些毛，外侧浓密，内侧稀疏，一两个厘米长短，不规则地排列着。小白痴顾明的小平头挡住了老军医的联系电话，惨白的路灯下，老军医广告的血红宋体字和小白痴顾明绯红的脸蛋一样鲜艳明丽。

小黄笑话辛夷背靠一棵国槐树，我也背靠一棵国槐树。槐花开得正旺，喝酒前，满鼻子的槐花味儿，有点像茉莉，有点像野草。背宽肉厚的小黄笑话辛夷每次狂笑，肩膀扭动，开老的槐花，长旧了的槐树叶子，细枝儿上堆高了的鸟屎虫粪就簌簌摇落。小黄笑话辛夷慌忙扑打他的衣服，五指做梳子，梳理他三七开的分头，像刚走出迎新彩车被撒了一身杂碎彩纸、人工雪花的新郎。

我靠的槐树干上，用红粉笔写了两竖排十二个字：王小燕

王八蛋，王小雀王九蛋。笔法幼嫩稚拙。刀子用力划了第一个“王”字的三横，妄图刻进树皮，估计刻了一阵，膀子累了，罢手。王小燕是燕雀楼老板娘的大女儿，王小雀是燕雀楼老板娘的小女儿，眼睛同样都是大大的，双眼皮，腰肌发达，小腿腓肠肌茁壮，一副有担当的样子。

我想象中，看见从红星胡同、外交部街、东堂子胡同，或是新开胡同，晚上十一二点钟，飞快跑出来三两个十来岁的半大小子，正是猫狗都嫌的年纪，一边想着两个小王姑娘的大眼睛和衣服里面的样子，一边在树干上描画两个小王姑娘的名字。为了表示自己心无杂念的立场，名字下面又充满热情地描画辱骂的字眼。在尝试用刀子刻第一个字之后，感到既费力又不能彰显事功，于是罢手，上下左右打量自己的作品。“王小燕王八蛋，王小雀王九蛋”，朗读数遍，觉得形式整齐，韵律优美，进而想象两个小王姑娘看到这些字迹时因愤怒而瞪圆的眼睛以及衣服里上下起伏的胸脯，心中欢喜不尽，作鸟兽散，回家睡觉。

十二瓶燕京啤酒之前，我们玩“棒子、老虎、鸡、虫子”，两个人两根筷子敲两下碗，喊两声“棒子，棒子”，然后第三声喊出自己的选择：棒子、老虎、鸡，或是虫子。规则是：棒子打老虎，老虎吃鸡，鸡啄虫子，虫子啃棒子，一个克一个，形成循环。白色的一次性塑料杯子，一瓶啤酒倒六杯，输了的人喝一杯，转而继续和第三个人斗酒，赢了的人轮空观

战，指导原则是痛打落水狗，让不清醒的人更不清醒。

十二瓶酒之后，老板娘肥腰一转，我们还没看明白，就把粗质青花瓷碗和结实的硬木黑漆筷子从我们面前都收走了。

“怕碎了啊，伤着你们小哥儿仨。即使你们是学医的，仁和医院就在旁边，也不能随便见血啊，您说是吧？”换上白色的一次性塑料碗和一劈两半的一次性软木筷子，敲不出声响。“您有没有一次性桌子啊？”小黄笑话辛夷看着老板娘光洁的大脑门，一丝不乱梳向脑后的头发以及脑后油黑的头发纂儿，眼睛直直硬硬地问。我看见老板娘脑门上面的头发结成了绺儿，十几丝头发粘拢成一条，在路灯下油乎乎发亮，头发顶上一个小小光圈，然后暗一圈，然后在耳朵附近的发际边缘又出现一个大些的光圈。我闻见老板娘油黑的头发纂儿发出沉腻的头发味儿，带着土腥。好几天没洗了吧，我想。

“一次性杯子，一次性碗，一次性筷子，一次性桌布，一次性啤酒和啤酒瓶子，一次性花生，一次性田螺，一次性桌子，一次性避孕套，一次性内裤，我们人要是一次性的有多好啊！一次性胳膊，一次性腿，喝多了就收拾出去，再来一次。”小白痴顾明还在学习汉语，遇上一个新词儿，不自觉地重复好些次，喝酒之后更是如此。小白痴顾明最喜欢中文里的排比句，他说英文无论如何做不到那种形式美。

十二瓶酒之后，我们不能发出敲碗的声音，我们还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改玩“傻逼、牛逼，你是、我是”。喊完

“一、二”之后，玩的两个人从“傻逼、牛逼，你是、我是”中挑一个词儿喊出来。如果凑成“你是傻逼”“你是牛逼”，或是“我是傻逼”“我是牛逼”，傻逼就喝酒，牛逼的就让对方喝酒。

酒过了一箱二十四瓶，槐树花的味道闻不到了，小白痴顾明眼睛里细细的血丝，从瞳孔铺向内侧的眼角。他直直地看着燕京啤酒瓶子上的商标，说：“燕京啤酒北京啤酒天津啤酒上海啤酒广州啤酒武汉啤酒深圳啤酒香港啤酒哈尔滨啤酒乌鲁木齐啤酒旧金山啤酒亚特兰大啤酒纽约啤酒波士顿啤酒，我妈的和我爸的住在波士顿，我原来也住波士顿。”

小黄笑话辛夷先恼了王小燕。王小燕给辛夷拿餐巾纸的时候，小黄笑话辛夷说：“老板娘，谢谢你，我还要牙签。”王小燕恶狠狠看了辛夷一眼，厌恶地拧身进屋。辛夷后来又恼了老板娘，老板娘给他牙签的时候，辛夷拉着老板娘的手说：“小燕，谢谢你，牙签好啊，牙签有用，能剔牙，也能挑出田螺的胴体。”顾明明确指出来，辛夷认错人了。辛夷思考了一下，说：“我总结出人生的道理，以后我见到所有女的，都叫小燕，我就不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小黄笑话辛夷在之后的岁月里，总是一次又一次让我惊诧于他头脑的剽悍，在任何时候，都不停止思考，包括大酒之后、点炮之后、死了爹之后。他严格按照爱因斯坦的“科学思考方法论”，收集信息、总结、比较、权衡、分析、归纳、提

升，思考之后，不断告诉我各种人生的道理。我没买过任何励志书籍，辛夷睡在我下铺，他总结的人生道理比那些书本更加真切，比《论语》还实际，比《曾文正公嘉言钞》还唠叨，比《致加西亚的信》还朴实。这世界上存在一些捷径，我懒惰，嗜赌，永远喜欢这些捷径。我想过，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吃喝嫖赌，心中的邪念像雍和宫檀木大佛前的香火一样常年缭绕，做恶事的时候，良心的湖水从来波澜不惊。我当时想，如果有一天，我傻了，脑积水什么的，我继续走捷径，我先听录音机，自学《英语九百句》。然后，我把小黄笑话辛夷请来，关掉录音机，打开辛夷，教我人生的道理。会了《英语九百句》和人生的道理，我傻了也不怕了，我可以去外企当白领。我问辛夷：“我傻了之后，能不能来教我人生的道理，就像我脑子硬盘坏了，帮我重新格式化脑子，重装操作系统。”辛夷说：“当然，你傻了是报应啊，我一定来，我立马儿来。我大拇指六厘米，我食指七厘米，我手掌八厘米，我一掌撑开二十厘米，我量量你的鼻涕有多长，我带着二百五十毫升的烧杯来，我量量你的口水有多丰沛。”

在宿舍里，我和小黄笑话辛夷多少次一起面朝窗外长谈，辛夷抽金桥香烟，我用五百毫升的大搪瓷缸子喝京华牌的劣质茉莉花茶。我们一起深沉地望着窗外，窗子左边是厕所，右边是另外一间宿舍，西边落日下，紫禁城太和殿的金琉璃顶在尘土笼罩下发出橙色的虚幻的光芒。辛夷每和我长谈一次，心理

上，我就老了一岁，心脏的负担多了十斤，江湖更加复杂和险恶了，自己肩上的任务更重了。我看到金琉璃顶的四周鬼火闪动，如螭龙缭绕，我隐约中同意辛夷的说法，认为这金琉璃顶下发生的故事，或许和我们有关，我们志存高远，也能插上一腿。

辛夷唯一的一次反叛是在考完“神经内科学”之后，他告诉我他要颠倒乾坤，停止思考。如同老头老太太为了身体健康，偶尔用屁眼看路，用肚脐眼看姑娘，脚跟当脚趾，倒着走路一样，他为了大脑的长久健康，他要颠倒指挥和被指挥的关系：“我主张脚丫子指挥大脑，我主张屁股指挥大脑。答不出来考卷，就宣布出题的老师是傻逼，考试作废，这样我就牛逼了，我就混出来了。”我还以为他会暂时忘掉交了六年的剽悍女朋友，怀揣前两个礼拜当家教挣来的六十块人民币，马上跑下五楼，敲五一三房间的門，约他惦记了很久的小师妹赵小春上街去吃冰激凌。东单往北，过了灯市口，街东，有家店卖水果味儿的冰激凌，不含奶油，不肥人，自己说来自意大利，原料天天空运。

五一三房的那个小师妹赵小春黑色短发，在杭州出生和发育，笑起来香白如和路雪，话不多如晏殊小词。会照顾自己，每天五点去七楼上晚自习，拎一大壶开水泡枸杞西洋参喝，每月倒霉的时候到红星胡同的自由市场买走地吃小虫长大的乌鸡，和巨大的红枣以及长得像发育期阴茎形状的党参一起慢火炖了，快开锅的时候加冰糖。

最后，那一晚我看到的，只有辛夷在屎尿盈体的时候，提着裤裆，脚丫子带领大脑，去了趟隔壁的厕所，任何暧昧出格的行为也没有。

我脚下的马路很滑腻，隔不远是个更加滑腻的下水道铁盖，天长日久，好些人喝多了，吐在这附近，比东单三条九号院的解剖室还滑腻。我不想吐，五香的田螺和花生，吐出来就是同一个酸味了。我赢了一把，我喊“牛逼”，辛夷喊“你是”。我听见我的肾尖声呼喊，我看着辛夷喝完一杯，说：“我去走肾，你们俩继续。小白，灌倒辛夷。”

经过一个临街的小卖部，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谢顶，大黑眼镜，眼睛不看大街，看店里的一个黑白电视。电视里在播一个台湾爱情连续剧，女孩梳了两个辫子，对一个白面黑分头说：“带我走吧，无论天涯海角，无论天荒地老。没有你，没有你的爱，没有你在周围，我不能呼吸，不能活，不能够。”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一点也没笑，咽了口唾沫，眼睛放出光芒，眼角有泪光闪烁。

胡同里的公共厕所距燕雀楼二十五步，东堂子胡同口南侧，过了小白痴顾明靠着的路灯的映照范围，还有十几步，我凭着我残存的嗅觉，不用灯光，闭着眼睛也能摸到。

屎尿比槐花更真实，
花瓣更多。

槐花在大地上面，
屎尿在大地下面。
啤酒酿出屎尿，
屎尿酿出槐花。

我想出一首诗，默念几遍，记住了，再往前走。地面变得非常柔软，好像积了一寸厚的槐花，我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踩上去，地面上铺的槐花海绵一样陷下去，吱吱作响，脚抬起来，地面再慢慢弹回来，仿佛走在月球上。这时候，我抬头透过槐树的枝叶看到的，天上亮亮的圆片是地球。

厕所里，一盏还没有月亮明亮的灯泡挺立中间，照耀男女两个部分，灯泡上满是尘土和细碎的蜘蛛网。

我的小便真雄壮啊，我哼了三遍《我爱北京天安门》和一遍《我们走进新时代》，我完整地哼了几首当下流行的歌曲，尿柱的力道没有丝毫减弱，砸在水泥池子上，“嗒嗒”作响，溅起大大小小的泡沫，旋转着向四周荡开，逐渐破裂，发出细碎的声音，仿佛啤酒高高地倒进杯子，沫子忽地涌出来。小便池呈L形，趁着尿柱强劲，我用尿柱在面对的水泥墙上画了一个猫脸，开始有鼻子有眼儿有胡须，很像，构成线条的尿液下流，很快就没了样子。

我不是徐悲鸿，不会画美人，不会画奔马，我就会画猫脸。我曾经养过一只猫，公的，多年前五月闹猫的时候，被我

爸从三楼窗户扔出去了。猫有九条命，它没死，但是瘸了，再拿耗子的时候，一足离地，其他三足狂奔，眼睛比原来四条腿都好的时候更大。我和我妈说，我将来有力气了，把我爸从三楼的窗户扔出去，我想象他飞出窗户的样子，他不会在空中翻跟头，手掌上和脚掌上也没有猫一样的肉垫子，手臂和身体之间也没有翅膀一样的肉膜，我看他有几条命。我跑到灯市口的中国书店，买了一本《怎样画猫》的旧书，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的，三毛八分钱，买了根小号狼毫和一瓶一得阁的墨汁，学了很久，什么飞白、皴染，都会了。

我发现，小便池里躺着一个挺长的烟屁，几乎是半支香烟，灯泡光下依稀辨认出是大前门，过滤嘴是深黄色，浸了尿液的烟卷是浅尿黄色，朝上的一面还没沾尿液的是白色。我用尿柱很轻松地把所有的白色都变成了尿黄色，然后着力于过滤嘴部位，推动整个烟屁，足足走了两尺，一直逼到L形小便池拐角的地漏处。我这时候感到尿柱的力量减弱，最后提起一口气，咬后槽牙，上半身一阵颤抖，尿柱瞬间变得粗壮，烟屁被彻底冲下了地漏，冲出我的视野。我喊了一声：“我牛逼！”

我收拾裤裆的时候，发现小便池墙头上一排大字：燕雀楼，干煸大肠，干她老娘，大声叫床。字体端庄，形式整齐，韵律优美，和槐树树干上骂小燕姑娘的文字笔迹不同。可能是成年食客干的，我想。

我回来，小白痴顾明和小黄笑话辛夷还没有分出胜负，他